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五十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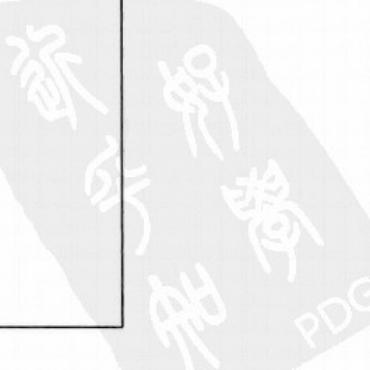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十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清儒碑傳集三(卷一二六至卷一七七)

楊世文 郭齊校點

王智勇 審稿

.....

一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六

章宗源 唐仲冕 趙紹祖

孫星衍 楊芳燦

章宗源傳
孫星衍

誥授通奉大夫護理陝西巡撫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唐公神道碑銘
英和

章宗源字逢之，浙江山陰人。以兄編修章瀛官京師，遂以大興籍中式。乾隆丙午科舉人。少聰穎，不喜爲時文，以對策博贍發科，益好學，橫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以來亡佚古書，盈數笈。自言欲撰

隋書、經籍志、文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鬻之。然編次成帙，悉枕中祕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吾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駢體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曩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書，編次成帙，皆爲之敘，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故

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四庫全書用其法，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則無書不具焉。時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錄降鬼懲挾，而書

凡言禍福，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貽之。僧益豪橫，或占人墳塋作廟基，或權子母取重利，事

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事佛與牽連，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閒，就大吏之不潔者，網賄遺易姓名，捐職丞倅，出入詭祕，友而兼師。今公卒，屈指弱年，師友零落，幾無存者，何忍不銘公。公諱仲

冕，字六枳。父令山東平陰。母太夫人卒於官舍，相地得陶山，故公號陶山。公與余以學問相長，初以卽用令分發江蘇，余以公宿儒，或憚於作

吏，而公循聲大起。所知縣曰荆溪，曰吳江，曰吳縣，所知州曰海，曰通，所

署府曰松江，曰蘇州。嘉慶癸酉推升福州府督撫，謂公不可去江南，奏請以道員留一署河庫道兩署。按察使司按察使終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公之卒，海州之民尤哀悼，具事狀請祀於名宦祠。余按其狀曰：州疲邑也，鄰山東鄰沂境，曳刀手倚羽山爲巢，公殲其魁，餘驚潰，惟公能

除暴。再曰州濱海隩區，高公橫鴈游門，姦宄多出沒。公巡洋遇颶風，無

懼色，惟公能靖氛。再曰州之試附淮安府，往來維艱，公創石室書院，親授讀言於學使，歲按臨卽石室爲試院。士競奮，惟公能振文風。再曰州之城不通舟楫，米薪無市。公鑿渠自新浦口達東門，長千餘丈，民呼爲

唐公河。公能盡水利，敢具狀以請。松江之士大夫亦有謂余者曰：往

者張公百齡檄公濬吳淞江。公議曰：江之淤，由海潮挾沙疏來源，除內壅修牀埽，不大舉者不承逸。時以費細，不能盡用。自前年冬今，中丞陶公重濬費巨萬，使當時盡用公議。今雖無濬可也。公自進士起家，至大

吏，中閒遇升擢送部引，見必至余家。言民之戚苦，疾痛之在身，情居陝僅一年，三護巡撫未竟

舊史氏曰：惜哉！章君之好學而惑於釋氏也。旣輯錄三代先秦古書，豈不知佛書出東漢六朝之不足貴？並非西域浮屠之所秉筆邪？及爲妖學乎？傳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儒通天人，勿可尚已。

《碑傳集》卷二三四

忽若往日事，蓋不勝羊羣華屋之痛。余旣重鑑，請書公之碑。公三代
誥贈諱氏，取某氏子幾人，凡志於墓者，鑑之外，不復著。重知公
寫余思也。鑑翰林院檢討，浙江道監察御史，廣西平樂府知府，有學行。
嗚呼！公未竟之志，將有待於鑑。銘曰：

巍巍衡嶽寶產唐公，自南徂北，惟余之從。公宦吳邦，雨膏風仁，歷有多
年，父母我民。

天子曰吁，聞汝材美，承宣秦雍，公則老矣。連珠綴玉，惠我以詩。人之云
亡，悠悠我思。卜吉於陶，以從厥母。勒詞貞珉，永示公後。

《續碑傳集》卷二

趙士徵君墓志銘

萬湖

國家選舉之法，因明代舊制，常科外又有博學宏詞科，有孝廉方正科。
以待異才，魁彥士而孝廉方正之名尤美。非文行相副，不足以當之。自
睿皇帝至今，上凡再舉，皆於臨御之初用之，風示天下。當道光元年，余滿安徽，咨
於眾，以琴士趙君首應。於眾，以琴士趙君首應。詔君固嘗辭府縣辟，不就。迨余采芻議，特檄舉君涇令復親詣敦促，始
就道。然年已七十，不欲北上。無錫孫文靖公時爲撫院，乃以第一名，咨
部給六品冠帶。會有旨，允余請修安徽省志，遂以纂輯事任君。凡在局五年，志成，同事歎其
熟於史事，條舉件繫詳贍有體。云旋主講池州府之秀山太平府之翠
螺兩書院，殷勤教誨，不稍倦。道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卒於里，距其生
乾隆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春秋八十有二。君少好學，九歲即以能文稱。
伯祖侍御諱青藜公極喜之。年二十，應童子試，以經解冠八邑。受知於
大興朱笥河先生，拔入縣學，旋補廩膳生。朱先生奇其材，手授以許氏
說文，且言：「讀注疏日毋過十葉，讀說文日毋過十字，必精造乃已。」一時
學侶咸推之。屢薦棘闈不售，遂棄去，時藝專力於經史百家及碑版書
畫之屬，罔不鉤考，決擇惟精。其所著書有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通鑑
石文鈔八卷、續鈔二卷、金石跋六卷、涇川金石記一卷、涇事一卷、讀書
偶記八卷、消暑錄一卷、古墨齋筆記六卷、古墨齋觀書記八卷、古墨齋
書畫記一卷、琴士詩鈔十卷、文鈔六卷。又輯其生平師友詩爲蘭言集
十二卷，文爲同心言一卷，輯其族人詩爲趙氏淵源集十卷。又彙集涇

先輩所著書數十種，爲涇川叢書百餘卷，皆行於世。在志局日，又另輯
安徽人物志八卷、安徽金石錄八卷、待刊。君性孝友，處鄉里恂恂然，終
身樸學，手一編，窮日夜不輟。當事重其爲人，皆禮敬。君曾未一私謁，兩
署滁州訓導，一署廣德州訓導，皆不數月而士林慕之，依依不能舍。其
教人先行誼而後文藝，其於邑公事有可以持風化蘇民命者，未嘗不
身爲之倡也。以故遠近識與不識，咸謂行誼如君，洵能不媿所舉。云在
嘉慶時，是舉所得有吾鄉嚴公如燈、安徽程先生瑤田、嚴公
廷對策略，伯仲賈生，其後著績漢南爲一時名臣。而瑤田篤學，爲諸生
祭酒，雖不出其志行均也。若君者，其瑤田之偶歟。君諱紹祖，字純伯，號
琴士。其先出宋之宗裔，曰不斂者，由河南來遷，世爲涇之東閭人。曾祖
崇濟，祖際飛，考良猷，皆以文學列名庠序。配倪氏，有淑德，與君同歲生。
後君一月卒。子國楨，孫同璋，俱縣學生。曾孫二鵬、飛、蛟，起元孫三，如錐
如鍔，如鎧。君逮事王父，下見元孫道光七年，以七葉衍祥，欽賜局額加賞綬疋。十一年，以修城勞加五品銜。其卒也，涇人士呈請
祀於其鄉。將某月日葬某山。國楨前卒，同璋主後來，請銘。銘曰：

如鍔，如鎧。君逮事王父，下見元孫道光七年，以七葉衍祥，欽賜局額加賞綬疋。十一年，以修城勞加五品銜。其卒也，涇人士呈請
祀於其鄉。將某月日葬某山。國楨前卒，同璋主後來，請銘。銘曰：

吾聞之三代下，習俗莫美於漢京。自科舉帖括起而士多遺實而趨名，惟我
國家執權持衡，既舉大比，以鵠羣英，復有特科，以廣千旌。有皤其叟，研
古敦行。於涇之原，拓書滿櫺。恒窮年以矻矻，惟心耘而目耕。爛光其
上燭，感黎火而下視乎星精。猗彼何人，其通德之鄭氏歟？抑傳經之伏
羲，趙琴士徵君傳。

徵君姓趙氏，名紹祖，字繩伯。琴士其號，涇人也。趙本邑望族，多文學彥。
君考良猷，有聲庠序中，早世。母翟守節，撫君暨君弟繩祖。君九歲即能
文。伯祖侍御星閣先生，極賞之。弱冠，值督學大興朱公以古學倡
導東南，得君經解卷，博贍淵茂，拔冠八屬，并授許氏說文令肄習。旣補
諸生，旋食餉，名震一時。顧屢薦棘闈不售，由是屏棄時，趨專肆力考訂。
鉤鉏抽繩，務求精要。平生澹嗜欲，惟日夕手一編，不輟。竟矻矻終其身。
性孝友，母素善病，君偕配倪氏躬侍湯藥，勿敢懈。或出館，晨昏必歸定。
省如此者，凡三十八年。弟體蘁教養成立，同室至老，無稍間。待宗黨獎
掖後進，備盡誠懃。久之間，望愈孚。邑中公事苟可維風化，蘇民命，輒爲
之率。遇有工役，往往請首任，嚴寒溽暑，絕不言瘁。嘉慶丙辰，府縣欲辟



藏

孝廉方正、力辭而罷。逮道光辛巳方伯今制府陶公采輿論特檄舉君縣令親詣敦促始就道尋奏名第一。自揣衰齡難北上會修安徽通志。留君纂輯志成羣歎爲詳整有體。嘗兩署滁州訓導一署廣德州訓導僅數月而士林慕樹依依不忍別繼主池州之秀山太平之翠螺兩書院君外和內肅持己端故誨迪先行而後文當事禮敬君君不肯通私謂在志局猶謹晚乃以修城董勸勞晉五品銜。道光十有三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二。合邑推重呈大吏崇祀鄉賢余與焉咨部以聞。報可僉謂不愧云。君之學無弗窺究而尤深於史。最著者一曰通鑑注商。注爲元胡三省之書與其所著釋文辨誤相輔而行本極賅洽君參研抉發至六百餘條視顧氏炎武日知錄所列及陳景雲之舉正不啻倍蓰一一有成處可覈聞或原注未晰爲加疏通不欲輕訾前哲卽通鑑小有抵牾亦推闡其故意在實事求是而已。一曰新舊唐書互證。於劉昫並歐宋之書無所偏徇然其間摘新書者十之八九蓋舊書尚具班范之法近世儒者多表其長新書專修文詞又減削字句轉致詰屈其考證頗疏。同時吳縝已有糾謬之作但縝因乞預官屬不得挾私憾心檢閱謂可補史傳之遺也。成金石文正續鈔共十卷雖仿明都穆金薤琳瑯之例而皆其所未收審諦亦較勝穆所已收并蒐羅斷缺之本爲金石跋六卷中如漢太室石闕銘已漫漶而顧亭林錄其殘字崇高作嵩高不知說文有崇無嵩宗卽今之嵩字也。他所舉類是若唐幽州昭仁寺碑鄭州等慈寺碑謂太宗馳驚遠略徒以立寺薦福願殺人之咎論議正大更非拘猶怒儒所能及。在家既有涇川金石記一卷修志之暇別撰安徽金石略八卷與人物志八卷稱合璧足徵其無地不學也。經學雖無專書而讀書偶記八卷前三卷胥以說經揆厥旨趣於易理曲折通達堪羽翼鄭注第七卷有論韻學謂用古音當擇其信而可徵者失才老之韻補陳第之古音考顧氏之音學五書皆有得有失不可盡從。蓋析其源流不徒作調人以解難又謂古韻今韻皆不必無失方

音詩騷用韻有限今以四聲中曾有數字同用而舉其全部以從之非也此論最允余亦義所主持卽斯而觀知君之於經決非泛然涉獵者可比校補古書則王氏詩考二卷厚齋掇拾三家逸文明董師張補之近范家相補之而君復補之踵事益增不妨分道揚鑣竹書紀年二卷歷引史記山海經漢書水經注宋書符瑞志史記索隱正義等條理甚密維揚陳君逢衡作集證擴充繁衍然時采其說陽湖洪稚存編修見之服膺爲製序顧謂引羅泌路史乃千慮一失不過因其爲宋人之書而輕之按路史雖不免厖雜而援據浩博舊錄四庫引之第證其異同未嘗以路史駁竹書豈遂爲病哉外此短節若涇事一卷紀述遺聞建元記消暑錄閒中涉筆要亦矜慎不苟於戲君之學可謂闇其中而肆其外矣。君古文宗昌黎以夙熟史事集六卷內論數首識力卓然詩十卷大抵不屑屑綺麗上沿盛唐之派兼工書畫旁及於弈在他人得一已擅場而君直視爲餘技至袁香之編非由己撰獨集鄉先輩著作十數種積貢刊布曰涇川叢書與本邑鄭漢林涇川文載同功其評曉師友本族詩及制藝特選家事故不書。舊史氏曰近代譏書之富莫若蕭山毛氏奇齡然毛氏負氣求勝純繆百出雖才不如君之醇也且君行誼亦遠過特嗇於遇又以樸學處僻壤未極烜耀余曩直史館與纂儒林文苑傳外省呈卷帙甚繁顧罕似此者君與余同邑非敢阿好諸書具在明者自識之今敘述君事用略疏其梗概蓋欲使後之人修志乘得有所據依而載焉。

(續碑傳集)卷二六

山東糧道孫君星衍傳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興祖謚忠愍禮部尚書慎行諡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勲乾隆丙子科舉人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生時大母許夫人夢星墜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比旦而君生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書院與君講學又極相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沂以母憂居吳門起復聞君名遂同入關西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譽最

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子定乾隆丙午科大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公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實未就試丁未以一甲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己酉散館君試厲志賦用史記駒駒如畏相國和坤疑爲別字置二等引見奉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甯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即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君所居埽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君所校古書特謁君爲君書問字堂扁賦詩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扈蹕五臺越年扈蹕天津會大風御舟阻上改尚輿至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辦事上特賜緞五十九年陞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流君以爲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敕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闌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眷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証也甲慚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逼斂請檢尸傷當道某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五十九年京察一等次年五月奉

旨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書傳所傳卽在曹南其山西榮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傳謬之迹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改正申大府後君再官東省曹縣令卒爲修整湯陵廟宇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七月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基田築塞之君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遏禦之溜歸中法不果橫決康公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以決口能卽堵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國家數百萬帑金矣時巡撫王德公調任浙江上以山東新任按察使張長庚在軍營不能來東命新撫伊江阿會同舊撫舉道員中能勝臬事者以聞兩撫以君名入奏奉旨署按察司事君下車日以整肅吏治爲己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慎庶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墮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燒爛至死甲醉臥不知鞠獄甲以奪壺斟酒有爭鬪形擬鬪殺罪君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鞠婦以某日歸甯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因有其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本緯夫見所過有眾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酷刑誣服手下毆人君詰以眾中有相識者否苔以有舅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回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鬻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詰改擬傷重入寢囚知死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改正陰禍也有訖晝婦女致死獄君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鞠得婦自與夫毆晝自經狀出生罪凡權臬七越月平反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寡僚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又以先儒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囚賄通和門屬託大府君訪捕鞠之械和門康成箋註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被駁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也淮縣有武人犯來者於衢巡撫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上俞之君回兗沂曹濟道任時各屬咸君廉正卻陋規相率效贊贈君

君不納。五月赴工，秋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府，加之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君外補時有勸加級以防降調者，君曰：吾安命。

故事道員嚴議無

特旨予留者，蓋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道署登萊道各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華工校上下段引河共省三十餘萬兩，官民比他處得蘇息。凡河工堵築缺口，須于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末大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帥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填淤。于是又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矣。

四年二月，大府奏稱君熟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地方事務皆裕如，惟河務非其所長，請以君留補地方道奉

旨允準。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龍移君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則分暗兩次堵工銀九萬兩，其半屬後任，而司事者并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様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六月，君丁母金夫人憂歸里，僑居金陵祠屋。六年四月，元撫

浙建詒經精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其中，與君及王少司寇祀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大部地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益多，未及十年，而舍中士登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君澹於官情，又以大母老是以服闋後遊，失越閑數年，終以追河工賠項急，不得已再出。九年至都吏部奏請奉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委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十一年，許太夫人卒。君哀憊過禮，乞假三月，委知州代行公事。山東衛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高干閘內之汶水即閉閘，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君知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黃河，即鉤盤禹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戶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苦累。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其需米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獨恤滿兵，又省運費，皆准行。十二年六月，署布政司印。值部使廣少司印。值部使廣少司

寇興，上知君甲第及詢在部，在東月畢，面陳乞假三月，省迎老父于江南。上允行。秋至江寧，與族人置田，爲孫子祠，肖孫子及齊將臘象，又擇祠西鐵佛庵廢屋故址，爲許太夫人建旌節專祠。十月始回任。自郊城取道，豐縣李桓子得犢羊升銘於縣署，又屬縣令訪曾點南城葬處，及

濟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君官克沂道，暨權按察時，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知今所傳在厯城者爲後世之誤。曾檄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至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之墓所在，會河

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貨屬縣令訪視廢墓，申禁採樵。華亭唐屍宰是縣以修祠，堂門垣栽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十六年七月，君引疾歸。十九年，應揚州阿鹽使聘，校刊全唐文。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先是君父陽曲以君貴，封中憲大夫，又加封通奉大夫。君早年文辭華麗，繼乃沈潛

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揭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委，其所爲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似唐宋八家，海內翕然稱之。君嘗病，古文尚書爲東晉梅頤所亂，官刑曹時，卽撰集古文尚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歸田後，又爲尚書古今文義疏若干卷，益橫二

十餘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記二卷，後君側室

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彙五卷，岱南閣文彙五卷，五松園文彙一卷，平津館文彙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其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尚書攷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氏記二卷，後君側室

金遂勉留。是冬在安縣偶感寒疾，遂不起。嗚呼！始君與布政皆以詞藻

顯，既而並著戰功，俱可不朽。然君少子六年，布政且少于十有三歲，乃兩人志慕之文，咸出于手。予之衰疾頽廢，反塊然獨存，斯可哀已。所著有真率齋集十二卷、芙蓉山館詩詞集十四卷、駢體文八卷行世，又集外詩四卷、文四卷，藏於家。君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嘉慶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三。配徐氏，封宜人。子一，承憲，候選府經歷。承惠，候選縣丞。爲從兄掄後，承邛州大宗女三人，直隸景州知州。秦承祐，山東臨清州州判。興瑞，穀候選通判。張嗣敬，其壻也。孫二人，應韶、應融。以嘉慶二十二年九月甲寅葬無錫嶧嶰澗祖塋之昭穴。銘曰：

才陵六朝，命寄百里。研京練都，捍城築壘。經緯兼之，中外厯只。胡爲驟

碑傳集卷二〇八

楊蓉裳墓志銘

君諱芳燦，字才叔，一字蓉裳，姓楊氏。常州無錫人。曾祖宗濂，祖孝元，父鴻觀，三世皆以君弟揆官甘

肅四川布政司

晉贈芳燦，字才叔，一字蓉裳，姓楊氏。常州無錫人。

曾祖宗濂，祖孝元，父鴻觀，三世皆以君弟揆官甘肅四川布政司。晉贈如其官。曾祖妣馮，祖妣顧，妣顧，皆晉贈夫人。顧夫人夢五色雀集庭樹而生君。君生七月而能言，君大父特愛之。長而詩文華贍，見稱於老宿。年十九，補縣學生，冠其曹。鄉試罷歸，應學使者試，彭文勤公大異之，以己主試時失君爲悔也。文勤竣學使事，將受代，君方居父憂，招君問家世昆弟，遂以兄女字君之弟揆。君兄弟三人，君爲長，次揆以召試。

賜舉人，歷官至四川布政使。次英燦，今爲四川安縣知縣。君旋以選拔貢生應廷試，得知縣分發甘肅。嘗攝西河環縣，旋補授伏

羌回民田，五爲亂，起石峰堡。伏羌回民馬稱驥，應之未發，君先期旣募鄉勇爲防守，會馬映龍、白中煒、馬宏元以稱驥之謀告，君立捕殺，稱驥四人。方

請兵而賊至、君率映龍、中煥、宏元偕鄉勇登陴守。五日夜、兵來與賊比日戰、圍始解。映龍稱驥甥也。君能得其心、與共守。又嘗脫李五於獄、而使之迎官兵言狀。李五果得銀牌還。君治縣溫溫、若不任事者。坐堂皇訊事罷、卽手一編就、几讀人或以爲笑、孰知其臨變敏決若是。初、蘇四十三之亂、獄詞連伏羌、人大恐。君請于提刑曰：「馬得建等饋銀在蘇四十三未爲亂前、與從逆者有間、請量從末減。」於是家屬悉得免緣坐。及石峰堡事平、賊首張文慶子太憾映龍之洩謀、曰：「映龍固與吾父通音問、其助守城、欲於五日後獻城也。」阿文成逮映龍至靜寧、君與偕往、言於文成曰：「映龍欲獻城曷爲以其謀告。且伏羌無兵、鄉勇皆烏合衆、亦無俟五日後力始竭也。」文成曰：「彼非馬得建子耶？」君曰：「彼固文成以爲然、立命出之獄。嗚呼、此又足以見君之仁而明。其定亂出圍城、非由倖致也。」君後雖以守城功擢知靈州、嘗單騎諭散奪米飢民、請借口糧。

設粥厰以安眾、大吏亦甚知君才矣。而自念家世本儒術、不樂爲外吏。遂入貲爲員外郎。居戶部、與纂會典、辰入申出、專力於館書。歸則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爲詞章。君詩出入於義山、昌谷、而自成其體。又工儼體、文嘗語用光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縱。沉博奧衍、斯儼體之能事也。君旋丁顧氏人憂、資不能治裝、鬻書以歸。爲衢州、杭州、開中書院山長者數年。最後入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山長。乙亥冬、省弟於安縣。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安縣署中。距其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三。妻徐宜人。子二：承憲、承惠。承惠以後、君世父潮觀爲冢孫。承憲娶沈氏、生子一、應詔。秦承需、次適今臨清州州判。龔瑞穀、次適候選通判張嗣敬。承憲工詩詞、能承其家學。以狀來屬爲君志。幽之文、乃敘次而銘之。銘曰：

謂君爲懦兮靖豺獵。謂君當顯兮潛郎署。以暫居與余遊處兮。輩倚驢既別去兮。余懷孤過大梁兮。

重遇余、雖暫覩兮喜摵祛。黯蜀山兮雲飛徂、遠君之鄉兮孰與爲娛。招子雲兮攀相如、庶一見而慰君兮、歸委蛻於蓉湖。

陳用光撰 《太乙舟文集》卷八

楊芳燦墓表

姚椿

公諱芳燦，字才叔，江蘇金匱人。自其少時，警敏劬學，爲詩文若夙成者。年二十以選拔貢生，特用知縣。公爲諸生久有聲譽。始入都，公卿人人爭欲識之。先是辛卯歲試江甯，危得復失，學使者以爲大恨。及是則嘗尼其行，鄉人亦多言宜改就教職者。大理寺卿王公昶獨曰：擇官而仕，古人所非。縣令百里所寄，任亦匪輕。要在賢者努力爲之耳。遂就吏部選，鑑掣得甘肅。至則神伏羌縣。甘肅外毗新疆二萬餘里，諸大臣絡繹出入，地瘠而事繁，大吏以下相與爲回邪，罔冒國帑，飲饜私欲。公至，不肯附和，亦不爲齷齪之行。凡所諮詢，悉濟於公。然其後猶以虧空罪被果。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安定回民馬明心倡立新教，布政司誘而執之，其黨蘇四十三等遂反。事平，論伏羌民馬得建等十六家斂銀以圖訟，論如逆。公曰：得建等事在未反前，與從逆有閒，宜末減。免者百餘人。其後二年四月，逆回田五鬪於石峯堡。公先事籌備，賊得不擾。掠固原、靖遠、安定諸縣，城中馬稱驥等約爲內應，其黨映龍首發之。城被圍五日，援兵不至。公內殲外擗，夙夜勤勤，亦奮惲惲。兵遁至，遂誅稱驥。賊遁去。方圍城時，公談笑鎮定，從容賦百韻詩寄按察使王公。王公報曰：吾料君必能辦賊，今果然矣。王公卽向勸公就縣令者也。大將軍旣平賊，賊黨誣映龍先約五日後獻城，會兵至不果，乃訊於靜甯。公與



偕往謁大將軍曰：「首發內變者映龍也。如約降，何肯舉發？且獻

城必於五日後者，云俟守者力盡耳。伏羌向不治兵，民夫輩皆烏合，賊至即獻城耳，何必五日？」大將軍意解曰：「映龍故得建子也，且令能保之耶？」曰：「非獨令伏羌同城守者皆願保之，且映龍幸得建事不株坐，時時感泣，此固所以報也。」遂出之獄。公他日謂人曰：「明陳子龍招降許都而不能免其死，嘗以爲恨。然都固叛逆者，映龍助予守城，首發內應，而枉殛以死，何以對隨西人士乎？」論功擢靈州知州。其後公弟揆來爲甘肅布政使，公當迴避，乃用新例入爲戶部員外，分發廣東司行走。爲會典館纂修官。公卿多知公者，而公延攬才士，徵藝必錄，爲詩文、援筆立就，人人滿所欲以去。公性澹雅，好友忠信，爲縣令時，人有求者，未嘗顯斥，笑謝之而已。子弟輩或譏彈它人詩文，輒愀然曰：「彼能讀書，好爲詩文，所以樂就我也，奈何薄之耶？」人或負之，他日待其人如初。在甘創勵文學，首拔周爲漢陸芝田於眾中。生平慕李商隱，謂有四同三異，而爲漢稱。公以爲過於商隱者三事，知公者以爲知言。公以入蜀修通志卒於安縣，年六十三。其世系子姓俱存，埋幽之文，故弗著，著其生平志事云。

《芙蓉山館全集》附錄

楊芳燦傳

陳文述

君名芳燦，字蓉裳，一字才叔，江南金匱人。以拔萃科試高等，選甘肅伏羌令，擢靈州牧，入京爲戶部員外郎，以母憂歸，卒於蜀。君天姿英敏，甫冠所爲詩文已爲藝林所重，與弟荔裳有二樹之目。及官伏羌，卽值田五之變，田五者，回民之謫鷺者也，聚石峯堡，以復新教惑衆，謀作亂，未期而事洩，遂由湏城攻靖遠，破通渭、成都統，參將於高廟山，合數萬人攻伏羌。伏羌當秦隴之衝，城中回民雜處，君外輯軍民，內杜間諜，獲馬中驥等數人，誅之，其良者，君拊循激勸，咸願助君堅守。居民以回也疑之，君曉以大義，民與回遂和。攀晝甫定，而賊大至，君隨機宜設，方略應之，與下同甘苦，當矢石之衝者四晝夜，援兵至，圍始解。賊不得越伏羌而東，乃退守石堡。會大將軍阿公制、府福公統禁旅至，秦蜀兵亦先後雲集，築長圍以攻，遂破石堡。是役也，非君以死守扼其衝，必蔓延四出，不可駟定。論者比之睢陽、玉壁焉。事得越伏羌而東，乃退守石堡。會大將軍阿公制、府福公統禁旅至，秦蜀兵亦先後雲集，築長圍以攻，遂破石堡。是役也，非君以死守扼其衝，必蔓延四出，不可駟定。論者比之睢陽、玉壁焉。事例應引避，不樂外任，乃入貲爲戶部員外郎。故工駢體文，及官平論功，擢靈州牧。時荔裳已由中書舍人從大將軍福公征廓爾喀，與君遇於靈州。逾年，軍事平，荔裳以觀察擢甘肅藩司，君不加點，日常數千言，輩下數才人者。君爲舉首，後有請必應，文不加點，日常數千言，輩下數才人者。君爲舉首，後

生寒畯，多被容接。士論翕然歸之。纂修會典，充舉共職。會荔裳

卒於蜀。太夫人繼逝。君乃南歸。君之歸也。貧無以自給。則西之

秦。主講關中書院者數年。繼又至蜀。客蜀者又數年。修四川全省通志。會季弟蘿裳令安縣。遂至安邑。以嘉慶乙亥卒於安縣。年六十三。君與人平易。無疾言遽色。而外和內介。生平宗嘗有失德。文人之敦行者莫君若矣。所著有真率齋集。芙蓉山館詩詞文全集若干卷。行於世。餘所著未刻者多藏於家。子二。夔生官薊州牧。麟生以嗣。從兄掄後房山縣丞。女三。一適同里秦承霈。天津同知。一適閩縣龔瑞穀。睢甯通判。一適餘姚張嗣樞。四川劍州牧。

陳文述曰。予之識君也。在辛酉春以計偕留京師。先後與君過從者五年。君怡聲緩步。使人浮氣皆斂。而身居圍城。乃忠義奮發。御敵全城。爲國家保障。洵賢者不可測矣。君弟荔裳以晉生從軍絕域。勒銘二萬里外。及官蜀。適白蓮教不靖。與軍事相終始。所著桐花吟館詩。與兄媲美。季弟蘿裳。亦有文名。長於倚聲。論文人者推君與諸弟。其不易及哉。

《芙蓉山館全集》附錄

校記

①偏徇：據文意當作「偏徇」。



清儒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七

王芑孫 朱彬 戚人鏡 凌廷堪 郝懿行 張士元

陳鶴

秦瀛

王惕甫墓志銘

近數十年來海內士大夫以詩古文名者不過數家而王君惕甫以諸生拔起東南雖終其身祇一爲校官晚歲杜門連蹇以歿而其名橫驚一世光氣照耀不可掩抑世之人稱之無異辭。其葬也孤嘉祥等乞余爲文銘其幽烏虛是不可以不銘。君長洲人諱芑孫字念豐號鐵夫又號惕甫明少傅大學士諡文恪。諱鑒者君十世祖爲弘治正德閒名臣。世居吳縣東洞庭山後遷郡城。曾祖續縣學生。祖世琪以文行著乾隆丁卯順天舉人。歷官歙縣宣城教諭考寅熙負才任俠有名公卿間初以君官封華亭教諭再以次子翼孫呂堰巡檢死教匪之亂貳封武德騎尉。世襲雲騎尉。妣繆氏贈宜人。君生于歙縣學署六歲就塾具殊稟其大父親教之十二三歲卽能爲詩文。大父歿從學於其鄉吳賁園智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時江蘇前後學使竝有人倫之鑒尤推重君而君顧不屑爲時俗科舉文字獨有志古人之學縱橫上下窮其源流而思與之竝同郡彭尺木汪大紳皆少可多否而樂與君暱君累試於有司無所得會其外父曹君銳以謁選之京師挈君同行至京相國富陽董公方官少司農邀之至邸第乾隆戊申三月高宗純皇帝巡幸天津召試行在賜舉人君於是年三十有四矣會試又屢黜由咸安宮敎習除授華亭縣學教諭在華亭凡五年造就士類多知名會地方官以催科擾諸生羣譖於縣門令他出君爲慰譬而散之一。

日某以無辜移學拘繫立釋之守令無以難也。無何丁外憂歸服除以母老不復出屬南城曾君賓谷都轉兩淮延君爲樂儀書院山長君常寓揚州之樗園賓谷好賓客日與君輩賦詩飲酒爲樂久之賓谷遷擢去而君先辭歸尋丁內憂先是乾隆庚戌會試君嘗以薦卷取內閣中書榜既發而罷之其後或勸君入貲爲中書君不可僅挂國子監典籍閒有以書幣招者竟不問車騎過之或不報謝有屋數楹近葑門擁書萬卷尙思有所著述而以病輟業卒時年六十有二所著書有淵雅堂詩文集五十卷已刊行於世余始交君在乾隆丁未戌申閒官京師時以文章相砥礪君狀貌短小而心雄氣盛懷用世之畧老而軾軻徒以詩古文名非君志也君內行淳備同母弟二人一早夭一死襄陽之亂君遣人求骸骨不得招魂葬之而撫其女嫁常熟吳琳遇庶弟亦有恩娶徐氏早卒繼曹氏東城正指揮銳女三子長嘉祥次嘉福出爲叔翼孫後世襲雲騎尉江南候補守備次嘉祿縣學生孫靜修慎修卒以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逾年十二月二日嘉祥等葬君於吳縣楞伽山之麓銘曰文恪之後叶其衰斯人崛起昌於辭其辭昌兮其數奇噫彼福命疇職之覃溪姬傳胥云萎後來繼者當爲誰。

凶族兄惕甫先生傳 王鑒

先生諱芑孫字念豐號鐵夫更號惕甫長洲縣人明太傅文恪公十世孫祖世琦安徽歙縣教諭父寅熙國學生先生幼穎敏承祖訓時從宛平鍾勵暇先生游鍾乃望溪先生高弟也以是習聞古文法年十九家益貧發憤自勵補諸生諸城劉公督學江蘇以國士待之乾隆中南巡召試入二等賜綬匹旣又應天

津召試入一等。賜舉人。嘗客大學士富陽董公第。又客睿親王邸。備悉朝廷掌故。遇國家大典禮應奉文字多出其手。會試久不第。而文章震一世。當時賢士大夫皆願與之交。性耿介。不妄取與。非其人。不友。能面斥人過。論文尤鮮許可。然抉擣利病。無不切中。聞者大服。而淺學忌先生直羣起毀之。遂以此得狂名。嘉慶元年丙辰。純皇帝行傳位禮。羣臣進獻詩冊。先生爲某官作九言詩。以丙辰二字上下通叶六十韻。高古奇麗。冠絕一時。既奏上。純皇帝大褒獎。侍臣言。某官謫陋。必由代作。上因欲求其人。官之侍臣進言不可而止。然某官猶重受恩賜。人謂先生以文字蒙主知。雖相如子虛無以過也。是年教習期滿。授華亭教諭。既蘊蓄不得施。遂以文行提獎後進。弟翼孫殉難。湖北呂堰先生使族弟仲光往求駄骨。不得。得其遺衣。葬之。爲刊遺詩。求當代知名士爲銘。傳歌詠。表揚忠烈。以抒其哀。每一言及。嗚咽流涕。知其篤於天性也。丁憂罷官歸。主講揚州樂儀書院。承其教者。皆知好古。年五十餘鍵。關不出。著書自娛。丹黃評隨。無一日輟。好講陽明之學。而亦不毀程朱。目擊吳中清弊。著轉般私說。海內以文辭請質。及求翰墨者。常不遠千里至。李忠毅公戰沒。其家乞爲行狀。先生以史漢法行文。識者嘆爲大手筆。總督百公三書招致。先生僅以一書報謝而已。尙書初公撫蘇。重其名。屢遣人致意。先生以不先來辱。終不往謁也。所著淵雅堂集二十卷。因盧氏所刊金石三例。作碑版廣例。益之爲四例。又選宋元十家文。以益茅氏坤所選八家文。十家者。尹洙。李覩。劉摯。畢仲游。劉敞。劉攽。羅願。虞集。姚燧。元好問也。初娶徐氏。繼娶曹氏。有寫韻軒集。三子。少子嘉祿。有詩名。卒年六十三。

論曰。先生嘗語余。爲學或從漢學入。或從宋學入。但多讀書。久之則古人爭來餉我。其自得。非可以言喻也。及以文請質。則曰。子能自彌其力。異日必大展其才。少年文盡意爲主。柳子厚。蘇老泉作論可法也。又曰。文以載道。平日修身飭行。是其根本。空言經訓。尚非探源之論。又曰。近世論古文者。無過姚姬傳。然以學爲主。故其傳甚正。而其才皆乏。古文雖非騁才之具。要當以才爲主。而學爲輔也。其論詩曰。詩中有人。詩外有事。是爲妙境。論書法則曰。自明三百年來。可與董文敏抗行者。惟石庵劉公一人。山舟夢樓皆不及也。先生議論具卓識。又好直道。苟虛心求教。無不開誠指示。琢磨以盡其才。故弟子感激裁成者。甚至而古文之學。惟欽君善能得其傳。予嘗求先生碑版廣例。弗能得。得其所評金石三例。其言曰。學者當始由無例。以之有例。繼乃由有例。以之無例。斯言也。通於治道矣。豈第爲古文者之準則哉。

《碑傳集解》卷四十七

贈吏部尚書郁甫朱公墓誌銘 朱爲彌

朱爲弼

郁甫封公耆年懋德作式鄉邦同年詠齋尙書其長子也道光辛卯壬辰兩持使節於江南歲臘正旦皆奉歡介景里黨榮之甲午初春尙書聞公疾請解職馳省奉天子恩諭戴職歸省於家誠曠典也。公既卒尙書寓書乞銘墓文爲弔雖弇陋誼不敢辭爰按狀而誌之。公姓朱氏諱彬字武曹一字郁甫先世爲吳中著姓宋時諱之修者爲學官徙徐州元初諱寶臣者爲將軍明初諱八三者始遷居寶應湖西繼定居城中四傳諱訥成化丁酉舉人湖廣江陵縣知縣五傳諱應登宏治己未進士雲南布政司參政六傳諱藩嘉靖甲辰進士江西九江府知府三世皆以文學道義聞世稱江陵凌翰射陂三先生至國朝諱克簡順治丁亥進士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有大功德於民公高祖考也曾祖考諱經成貢生候選儒學訓導祖考諱澤代邑附生妣劉氏考諱宗贊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妣成氏實生公公承累世潛德弗耀至是規模益昌。祖考兩世皆以子士彥官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三級妣皆贈一品夫人公天資醇粹穎敏魁輩罕倫。署齡嗜學長而愈篤同里劉端臨先生台拱以經術名於時公與相砥礪同爲訓詁聲音文字之學年十八補諸生與高郵賈稻孫田祖李孝臣惇江都汪容甫中諸先生交皆閎洽才而鉤貫經史公至性過人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孝行肫篤重親致歡謗謁慄慄門內以穆居獄四方寬嚴得中皆承公志以施於政者也持躬高絜遠出時高第陟清要長卿班服官位政譽然無媿古人又屢奉簡命識贈公憂三年疏食居外不用浮屠垂爲家法尙書遭逢聖明以獄四方寬嚴得中皆承公志以施於政者也持躬高絜遠出時

俗尙書既貴公家居杜門篤行自守未嘗一于有司尙書視學三省公嘗就養日偕幕中友閱文每局試尙書監於堂公閱竣付尙書定去取曰吾不侵汝職也次子士達官安徽亦迎公至官署聞鞭撻聲輒愀然性峻潔人不敢干以私面折人過或見辭色能改則已坦然大公畏而可親自奉以儉勇以爲義家不中貴而於族戚故舊艱乏者助卹常厚歲時餽問無閒族有孤子養而教之卒賴以立鄉里有善舉必首倡善其終拯饑拯濟多所全濟道光十一年水災倡督振施全活無算臺吏上其事得旨議敍公簡淡寡交遊嘗居京師足不履貴人門惟與王觀察石臞邵學士二雲范光祿叔度三先生以文章道義相愛重學士光祿早遊道山而公與石臞先生以耆年碩學爲儒林文人往者石臞先生之歿海內學者相與嗟悼太息恨失所宗仰又二年而先生下世東南耆舊於是盡矣所著經傳攷證八卷禮記訓纂四十九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邑乘志略若干卷朱氏支譜一卷玉山草堂課藝若干卷白田風雅二十四卷端臨先生遺書若干卷開昌縣志稿此卷八葉乃端臨先生遺書本紀欠直隸卽用知縣次子辨國子監生先卒贈奉直大夫大理寺監學錄銜累封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三級例贈光祿大夫吏部尙書娶劉夫人諳贈一品夫人溫淑慈惠柔嘉士達嘉慶丁丑進士廣西左江兵備道次子廉道光癸巳進士直隸卽用知縣次子辨國子監生先卒贈奉直大夫大理寺寺丞加一級女二人長適大興廩貢生江西候補府經歷范承